

[津巴布韦]

蒙戈希著

待雨



待 雨

〔津巴布韦〕 蒙戈希著

文 伊 洪 怡

晓 光 郑 大 民等译

Charles Mungoshi
WAITING FOR THE RAIN

根据 Zimbabwe Publishing House 1975 年版译出

待 雨

【津巴布韦】查尔斯·蒙戈希 著

郑大民 文 伊 译
洪 怡 晓 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 184,000

1986 年 3 月第 1 版 198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书号：10188-606 定价：1.30 元

译者前言

这是一本反映非洲人民生活的书。作者查尔斯·蒙戈希(Charles Mungoshi)是津巴布韦国家出版社的文学编辑；他发表过小说、诗歌、剧本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并获得多项文学奖。本书曾被译成匈牙利文和德文。

《待雨》没有曲折的情节，故事很简单：在津巴布韦农村的一个大家庭里，长辈们在酝酿选择一个接班人。长孙夏拉巴比较懒散，不务正业，不愿意听从大家的劝告好好找一个工作、建立一个小家庭，因此父辈们对他感到失望，决定取消他的继承权；他们选定了夏拉巴的弟弟鲁希孚，准备让他在将来接替父亲佟古纳来主持这个家庭。但是，与众人的愿望相违背，鲁希孚执意要到海外去。这样，两个人选都落空了，这个接班人的位置还是空缺。如何解决呢？作者没有交代结果，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故事很平淡，那么，作者写它干什么呢？原来，他的意图不在于写故事，而是要借这么一件事情来探讨当代非洲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趋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由于外部世界——现代化的欧美国家对古老

的非洲大陆的影响，非洲土著民族中较年轻的一代与自己的祖辈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某种值得注意的变化。历史久远的、紧密的血缘关系开始出现裂缝。尽管民族的纽带还是很有力量，但看来抵抗不了更为强大的西方文明的凶猛冲击，纽带似乎注定是要被扯断的。

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探讨问题，并不以情节取胜，而致力于渲染气氛、描绘社会风貌、刻划当代南部非洲津巴布韦农村大家族家庭里人们的生活状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呈现给读者的，是一幅充满乡土气息的风俗画，篇幅不很大，但细致、生动，富有感染力。作者用浅显的词句和近似白描的手法勾画出各具特点的人物形象，成功地描绘出他们相互之间的各种关系，启发读者思考各种问题。

在第五章，从曼迪莎和拉伊娜母女俩的对话，读者看得出来，做母亲的疼爱女儿，女儿也关心妈妈，但同时女儿对母亲也有要求——希望她讲话注意影响；因为她害怕邻居们的流言蜚语、害怕引起丈夫不高兴、害怕家庭闹纠纷。这是个善良、软弱的妇女，她生活在津巴布韦农村夫权制度下，这种制度授予当家人（拉伊娜的丈夫佟古纳目前是这个大家庭的当家人）的权力是很大的（他甚至可以随意把妻子赶走）。

在第十章，属于年轻一代的约翰与老祖父之间关于无线电收音机（西方文明的象征）的谈话，反映了年轻人接触、了解了现代科学技术，而老一代对新的东西还很不理解，青年人有自豪感，老人的反应是厌恶。这一段带点儿幽默的

描写，实际上暗示了老一代与新一代人之间感情和观点上分歧的根源。

我们再来看看作为本书的两个主要人物的佟古纳（父亲）与鲁希孚（儿子）之间的关系；这在第十四章末和整个第十五章里得到很生动、细腻的描写。鲁希孚离开故乡已经两年了，这次在出国之前回来看一看，父亲在汽车站上接他。大段的风景描写和鲁希孚的心里活动，写出了他此时此刻回到自己出生和长大的故乡时那种抑郁、沉闷的心情。他并不感到愉快，并不兴高采烈。奇怪吗？其实也不奇怪。因为他在外面受到的影响太深，对自己故乡的感情已经很淡漠，他简直就是带着鄙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故土。父子俩见面时，读者看到一个多么尴尬的场面：

他们两人现在谁也不能轻松地看着对方的眼睛——所有这些，使得鲁希孚真希望别的一个什么人是他的父亲。

佟古纳觉察到儿子不想说话，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也沉默了。他恨自己居然不会正常地、自然地跟自己的儿子交谈。不知为什么，当了这孩子的面，他就感到窘迫，事先一再盘算好了要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不知为什么，每当想要对这孩子说话时，他就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跳进了冰窟窿里的感觉！他也奇怪为什么总觉得这孩子讨厌自己的父亲问他问题。难道他佟古纳必须得到允许（谁的允许？自己的儿

子吗?)才能跟这孩子讲话?

父亲后来终于又开始讲些无关紧要的话,但儿子却

发现父亲的声调发抖,有点儿做作,嗓门高得失真。他觉得恼火,随后又感到不知所措,最后,对父亲的缺乏自信感到悲哀。他保持沉默。

佟古纳突然中断了讲话,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是在装腔作势,想博得儿子的赞赏。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向四周看看,象是对寂静而空旷的村庄表示歉意,就不再作声了。

最后的一段路程里,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父亲走在前面,儿子跟在后面,就象一个人和他的影子。

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给两代人之间造成的隔阂是多么惊人!本书作者是在通过形象努力把他觉察到的问题告诉给读者,引起人们的注意。

夏拉巴与鲁希孚两兄弟——这个大家庭接班人的两个候选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很不正常。哥哥夏拉巴是被找回家来与即将出洋的弟弟鲁希孚会面的,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是为了鲁希孚而回到家里来的。他心里在想:恐怕还不如说是为了祖父、为了妹妹贝蒂和老外婆曼迪莎。倒不是他恨鲁希孚,但他总觉得跟鲁希孚呆在一起很不好受,总觉得关系紧张,就好象是谁欠了谁一笔债似的……

夏拉巴此刻不愿再去想它了。

第二十八章写到夏拉巴去鲁希孚的房间看望他。夏拉巴惶惶然，手足无措，而鲁希孚却很傲慢、态度冷淡：

现在鲁希孚看着他，伸出一只有气无力的手，眼睛在香烟的烟雾中半闭着。亏得有些东西可以联系，夏拉巴握住那只伸出的手，拼命想在傲慢的打量和漠不关心的微笑面前不动摇。

夏拉巴为什么如此自卑？鲁希孚为什么趾高气扬？作者描写了这两个对立的形象，也向读者提出了问题。答案恐怕仍然是西方文明对古老非洲大陆的影响。兄弟俩的差别就在于哥哥是土生土长的，而弟弟却是在外面读书的，他接受了洋人的影响，已经瞧不起他这个没有共同语言的哥哥了。

除了上面这几种关系，作者还写了鲁希孚与他的伯父之间的关系、鲁希孚的伯父与他父亲兄弟俩以及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等等；在第三十二章我们还能读到当地农村人民的歌舞场面，气氛很热烈。总之，以选择接班人、鲁希孚要出洋这件事为中心，作者描绘了津巴布韦乡村古老民族里人们生活的若干侧面，生活气息很浓，使读者看了之后对于那里人民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有较多的了解和较深的印象，并同作者一起积极思考问题。

本书英文本的封面与书名同全书内容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封面上，从上到下的三双手臂，表达了本书的主题：非洲津巴布韦农村大家族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

亲密友好到出现裂痕，直至产生对抗情绪。最上面的一双手臂，表示原来非洲社会十分紧密的血缘纽带；中间一双手臂表示受了外部世界、西方社会风气的影响，非洲人被外界现代化社会所吸引，逐渐与本来的血缘关系发生隔阂；第三双手臂表示这样的趋势越来越发展，以致造成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互相对立。书名《待雨》，这个“雨”，意味着“大的变化”，表示整个形势而不是局部形势的变化。具体地说，即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西方社会早已发生，早已形成了“倾盆大雨”，而在古老的非洲，血缘关系如此紧密的大陆，这种变化也要来到了。作者似乎在说：“等着吧，要下雨了！”

过去一直被称作为“黑大陆”的非洲，那儿的人民现在如何生活？他们在想些什么？西方社会、西方文化、现代化科学技术对这块古老大陆的冲击使当地人们的生活起了什么深刻的变化？这些都是我们感兴趣的。《待雨》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报道，所以我们把它翻译介绍过来。如果这本书能使我国读者对当代非洲社会的状况以及非洲人民的生活增加了解，能够为增进我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出一点力，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译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第 一 章

种种事情在各处发生，不管你看到了还是没有看到，你不能肯定地说老人家没有看到。

雷声隆隆，地动山摇，空气也在颤抖；频频的闪电伴着尖厉的霹雳，划破黑暗，在空中掠过。孤零零的他，只是那么一个点，在穹苍下团团地转，竭力支撑着、设法活着呆下去。路，他面前的路，只显出一星一点的光亮，不停地向远处移去，移去……不过，那没关系——距离总是固定的，尽管现在心里觉得遥远、凄冷和孤独。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很象是饥饿，但它又好象消逝了，如同其它许许多多事情一样，你不去理睬，它们就消逝了。或许——是真消逝了吗？他说不准。有时候他能肯定它还在那儿。他是那样地希望它消逝，就是它确实还在那儿时，他也觉得它已经消逝了。还在那儿！任何东西的下面都有它在那儿——有许多事情是同时发生的——足以使人头昏脑胀。它还在那下面；伴随着它的，另外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挨得很近，并被卷入了闪耀着灿烂光辉的、搏动着的中心。这是老人家的鼓。

但是你听不见它的声音，因为你把你的那些破烂小玩意儿弄得吵吵闹闹的。要是你静下来听，就能听见了。这鼓声起源于这一片黑暗中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到底是哪里也讲不清楚。起初，你只觉得鼓声很轻，但是——仔细听：它有一种节奏，在深处震撼着大地心脏的某种东西所具有的节奏。你听不见吗？它在那儿响！一直在那儿响！一旦你听见了，它就使你充实，使你整个儿震动，于是你蓦地意识到：它在那儿，而你自己并不在；它听见了你，它在回答你。但是，因为你不停地弄出喧闹声，所以鼓声传来你就听不见。但它一定会传来的——你等着瞧吧。当它终于传到你耳朵里的时候，你会茫然失措。你可以笑啊，闹啊，假装不去理睬它，但你不能长时间地不理睬它。不，你做不到！而这是老人家的鼓。“让我敲自己的鼓，”他会这样对你说，如果他的话对你是有意义的。各人敲自己的鼓。但是，接着，你的话对他没有意义，因此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抓得住。根本没有。因为老人家的鼓寂然无声……

寂然无声……因为他无法对你讲，使得你能理解。然而在他内心深处，现在涌现许多事物：打碎了的形象，一些面孔与其它一些面孔混在一起，半藏半露着，倏地晃过，只留下模糊的印象。但却是真实的。隔开烈日曝晒着的平原，是雾蒙蒙的蓝色的山。黑黢黢的森林笼罩在清冷灰色的雨雾之中；一片枯叶悬在半空，那是它尚未落到阴湿的地面上的一刹那。荒凉的沙漠上尘土飞扬，某一位朋友的面孔半埋于土中——他再也不理会那些沙子了。那些河流的对面，

那些看上去好象是不再流动的河流。那水：黑色的——慢慢地变成象人的血一样地红。夜晚流入寒冷的地方，白天流入暖和的地方。有一种以前曾经到过这儿的感受，但不容你回忆：你必须继续走下去，因为时间在流逝。什么东西都是泥土色，而当你看着它时，很快地变成血的颜色。当所有这一切最后都消失的时候，你是在大平原上。

夜晚的大平原，一束螺旋形向前的光透过黑暗，集中地射到一个耀眼而炽烈的中心。这是大平原。但是当你还没有足够的时间道出它的名字的时候，你就已经意识到它其实是芒刺森林。站在这大森林潮湿的地面上——千万年以来，树叶和匍匐植物不断地腐烂，覆盖在上面——你的耳边回响着它那湿气蒸腾的寂静里透出的不出声的疑问：你是谁？四处弥漫着腐败制造的恶臭，有谁能给你指路？在这使人压抑的、呆滞的暑热中，有谁能给老人家指路？在这里，无所谓白天和黑夜，天空呈现一片灰暗，只是此一处彼一处那一块块的天，其黑暗的程度有深有浅；污浊的水不间断地从大树的芒刺上啪哒啪哒地往下滴，使人听了心里跟着怦怦地跳；在这样的大森林里，还会有谁能给他指路？这地方似曾相识，但以前根本没有到过。这是别的一个什么地方。可是，是什么地方呢？他已失去了方向。什么方向？谁指给的方向？到哪儿去的方向？他讲不上来。那曾经发生过吗？什么曾经发生过吗？想不起来了。他不再去想它，不再去费脑筋。他再也不做那样的傻瓜了，想要去弄清楚哪里，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或者是怎么样。这些问题，在好久以前，

他刚来到芒刺森林的时候，也许会问的……或者，是不是该说芒刺森林刚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记不起这次旅行是怎么开始的。然而他在这儿。怎么搞的？为了什么？没有意义的问题。毫无用处的念头。没有答案。没有答案，也无法逃遁。无法逃遁，而只能不停地爬下去。不停地爬，一直来到了——啊——这个大平原！这一些他现在记得很清楚。这个大平原。这里什么也没有。从这儿，他站立的地方，在大地与天空之间什么也没有。

太阳也没有，但是他知道是白天。是白天，因为他可以看得见大地和天空相接之处，那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或者，根本不远。在这大平原上，在这光秃秃的、单调的扁平一块上，任何距离都融化了。在这大平原上，眼睛辨不出距离。但大平原是很长的，这，他现在能看得出来。就在那地方，大地伸进了一些到天空里面，在那里，他看见了它：那个点子。黑色的点子。隐隐约约，远远的，远在大平原的边缘。它是不是在移动？不。它……但它看上去好象……是的，它在移动，是的。正当他这样看着，这点子好象向下沉入了大地，而天空也与大地脱离开来。是的，那点在移动。他等待着。他呆在这儿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因此知道那点子可能过来，也可能不过来。所以，他这种等待并不象一个热恋中的人等待心上人的到来。他既不期待什么，更不充满希望。这两种态度的任何一种都没有用处。他只是等待着。

现在看来，大平原还有它自己的特点。它并不就是扁

平的，就象从这儿望去那样。因为，他的眼光跟随那黑点子的
时候，时而失去它，时而又看见了它……他能辨得出来大
平原在那个地方是高高的……在那个地方是低平的，有很
长一段是低平的……而又有一处，那地方肯定是象屋脊一
样隆起的，因为在那里天空几乎下降到了地面上，在它们的
前面，那黑色的点子变得越来越大。他知道，黑点子越来越
大，天空越来越低，这现象说明那点子随时会在这儿出现。
现在他肯定，这个东西——不管它是什么——正径直朝他
而来。他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要把它留在自己的深处，这是
它的归宿，毫无疑义。然而，他还是既不激动也不害怕，因
为他知道，在大平原上，除了“等待黑点子临近”之外，任何
感情都是毫无用处的。

现在……现在！

它来了……黑乌鸦……

黑乌鸦向他走来

黑乌鸦有很大的翅膀

黑乌鸦有红颜色的大眼睛

猫头鹰的红颜色的大眼睛

这乌鸦——猫头鹰张开了嘴。血红的牙齿！

现在它张开了翅膀——翅膀的两端长着象牙那么长的
爪子。赶快！以前人家怎样指点他的？——碰到这种情形
该怎么办。他记不起来了。但是他一定不能逃跑。让它伸

出它那带爪子的翅膀，让它吼叫吧。让它跑近些，再近些。他一定不能逃跑。他直盯着它的双眼。现在他想起来了，以前是这么学的（但是，谁教的？）：直盯着它的眼睛。但这方法并不灵验。乌鸦—猫头鹰还在朝自己跑来；在它的后面，整个平原一片黑暗。那阴影！只是他一定不能，一定不能逃跑！他举起双手，握紧拳头。他没有武器可以用来与它搏斗，他要用自己的双手，赤手空拳。在内心深处，他感觉到，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肯定自己将战胜它。接着，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东西把爪子高举在空中。准备——扑下来了！

他赶快逃开。

他醒了。天正在亮起来。想到刚才的梦，他说，“为什么你不再走近一点来看看我到底是怎样的？”一边说着，他从席子上起来，打开门走了出去。

凌晨清冷的空气和宁静的气氛驱除了睡意，使他头脑清醒，眼睛明亮。他哼起一支古老的战歌。

第 二 章

现在他的动作是机械的，他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但他的眼睛和耳朵还很灵（感谢上天，还让他看得明、听得清）。

他绕着自己的茅屋走了一圈，还绕了绕他妻子佳蔻的茅屋以及他儿子的岳母——曼迪莎的茅屋。绕着曼迪莎的屋子走的时候，他感到一种小小的满足，他今天又比她先起身了。因为每个月里总有一次——或者是两次？——她会比他起得早。嗯，女人当中，不管是年纪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很少有象曼迪莎这样的。她本来该成为他妻子的……现在，太迟了。

他在曼迪莎的屋子后面站了很久，仔细地观看屋后的灌木丛，并放眼向正在大亮的天空望去。他长时间地看着灌木丛里面，同时仔细地听。没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动。象往常一样，只有这黎明时分鸟儿的啁啾，还有远处公鸡在啼叫。他下意识地想到，只有他儿子的公鸡还没有啼。这个下意识的念头使他十分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忧伤和遗憾；黎明前的宁静也被扰乱了。这使他不再对灌木丛全神贯注，他

开始思考起那些应该做的事情，那些应该由他儿子来做的事情。那些牲口。但是，首先，是那个家。

他在每间茅屋、每个建筑的外面都绕了一绕，仔细地检查，看门上有没有血迹，看地上有没有什么脚印或其它异常的迹象，又检查了周围的灌木丛和野草丛，看有没有什么暴露某种情况的蛛丝马迹，因为敌人喜欢在这种时刻来攻击。在这个时刻，人们睡得最香，容易遭受不测；在这个时刻，巫婆将在回家之前干最后一趟坏事；在这个时刻，应该为新的一年作好安排……但他的儿子还在睡觉！

这会儿，在长得高高的、滴着露水的草丛中，他沿着羊肠小道加快脚步向牛棚走去。牛粪的气味是温暖的，它使老人家放宽了心；驯服的牛群安全地圈在棚里，它们缓慢而微弱的反刍声传出棚外；黎明前的宁静又有几分恢复了。还没到牛棚，他就已经感觉得到牛群没出事情。而当他走近前去，他看到几只母牛慢慢地把头向他转过来，样子是那么悠闲，随后又似乎是好奇，最后显得很懂事似的；那种神情是母牛所特有的。

他在牛棚矮矮的栏杆前站了好长一会儿，与牛群对视着，听着它们发出轻轻的、独特的反刍声，听着一只才出世的牛犊在做梦所发出的声音——它熟睡时发出一连串哼哼声；牛群呼出的带着微温和青草味的鼻息也一阵阵向他飘来。一头公牛，牛棚强有力的主人，正悄悄地在舔一头母牛，舌头带着粘滞的唾液，弄出有节奏的声响。牲口安然无恙。但他没有立即掉头离去。他绕着牛棚转，查看栏杆，把它们